

是各种风格的并立展现。”

老一辈的油画名家在此一展芳华——王劼音的《清闲小景》、周长江的《构图》、姜建忠的《江南古宅》、魏景山的《丝绸之路》……在展厅中依次铺陈开来，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传达着城市温度，全景式展现了新时代的精神气象。而年轻一代，特别是长三角地区青年艺术家创作的新作，更是令人眼前一亮。“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次展览，包括上海艺术大展在内的历届展览，对于青年艺术家的关注，对于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，始终是上海美协一项非常重头的工作。”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殷雄说，“长三角地区在文化上一脉相承、彼此相通，上海有能力也有责任，在推进长三角艺术家充分聚集与深入交流方面承担更多工作。通过相互学习和相互激励，可以更有效地发挥我们自身的艺术特点，同时也把兄弟省市最好的东西引进到上海来，为全力打响‘上海文化’品牌积极赋能。”

周长江也强调：“所谓‘后浪推前浪’，知道后浪在哪里，时刻让自己保持不断前行的状态，才能艺术上长青。因此，无论新老艺术家，保持艺术的‘新鲜感’，以及强调‘时代性’，最为要紧。好的创作必须要有新的、时代感的内

容。在具体表达上，是否充分体现出油画的本体语言。无论作品风格如何，具象还是抽象，关键是要看作品是否有个性的、风格化的呈现，这也是画家不断成熟的标志。”

大师百年纪念展

如果说高质量的当代艺术家群体亮相，展现上海文化的一座座“高原”，那么，今年下半年，两位大师级的艺术家——连环画家贺友直与国画画家陈佩秋的百岁诞辰纪念展，则无疑体现了上海文化超迈“高峰”的气度与实力。近日，隆重且充满学术性的百年纪念艺术展览、高峰论坛、纪念文集与大型画册等，都在积极筹备与制作之中，令人期待。

在近代美术史上，连环画是不能不提的一笔。上至毛泽东、鲁迅等伟人，下至识字不多的普通百姓，几乎都对这一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投注过关注与喜爱的目光。可以说，连环画是现代城市通俗文化的代表，也是海派市民文化发展的一个形象见证。上海，当然也是连环画创作者的摇篮和天堂——中西文化的交汇、市民文化的兴盛、思想眼界的开阔，都是产生连环画“伟大画手”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其中，贺友直先生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大家之一。

尽管成就斐然有目共睹，可贺老却总是谦虚地自称“我自民间来”。他的青年时代，干过小工，做过教员，还当了几个月国民党的青年军，受过冻、挨过饿，更因在当学徒时忘带防疫证，被日本鬼子扇过一个巴掌……前半辈子真是颠沛流离，苦

不堪言。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创作了第一部连环画《福贵》开始，就与连环画结下了一生的缘分。60多年来，他长长短短画了八九十部连环画，作品过万幅。其中，《火车上的战斗》获1957年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，《山乡巨变》《白光》分获全国第一、二届连环画创作评奖绘画一等奖，并有作品先后在法国、挪威、意大利、瑞士参加国际性连环画展。1981年，他成为我国第一位连环画专业教授，空前绝后。也正因此，贺友直先生被当之无愧地誉为“故事圣手，白描泰斗”。

很少有贺友直这样的老人，表面顽固，甚至还带着那么点倔犟，然而，骨子里却是真正看明白了一切，才可以如此云淡风轻地生活在上海这片吞云吐雾、瞬息万变的都市之中。说他倔，是因为他懂得“孰可为，孰不可为”，能做到这一点，正如贺老自己所说的那样，明白自己，明白环境，明白事理。说来容易做时难，来自民间的贺友直，在9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，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，方才能有这般大彻大悟的智慧之语。贺友直最讨厌自己被称为“大师”，坚称自己是一个“大俗人加匠人”。在他的晚年，曾经风靡全国的连环画日渐式微，可贺友直并没有与大多数同行一样，转向吃香的、能挣大钱的中国画，这一看似简单的“转型”，在他，就是无法逾越的鸿沟。这不是保守，也不是顽固，更非守着“连环画的贞节牌坊”，对于贺友直而言，他只选择他所能完成好的，而决不混迹于其他队伍之中滥竽充数。“依一尺几钿？笑话！我又不是卖布头的！”这是贺老对自我艺术的负责，

左图：王劼音《清闲小景》。

